

## 亞伯拉罕的獨白

一

希伯崙山岡上，  
那稀疏的幾棵橡樹，  
新添了一個忠實的同伴，  
所說的不是別人，是我，亞伯拉罕！  
每一天的清早，我來到這裏，  
卻並不是對周圍的景物瀏覽一  
說真的，我似乎一無所見，  
我的眼，只注目向東方的山谷觀看。  
在那邊，是，就在那邊，紅色的塵霧瀰漫，  
所多瑪的繁華若隱若現；  
看見嗎？那裏河道縱橫，紅千紫萬，  
仿佛是耶和華的伊甸園；  
只是也罪惡污染，邪惡敗壞，  
被壓迫者的哀呼聲聞於天！

有甚麼最使我夢縈神牽，  
是我那親愛的侄兒羅得住在其間。  
他不知經營甚麼生意，  
想必會春風得意，腦滿肚圓，  
只是他受過我的教導，怎能免  
義心傷痛，寢食難安！  
我拉長了脖子，翹痛了腳底板，  
我每天來這裏張望，代禱，  
成了定時的習慣。

說來他是我至近的骨肉，亡兄的獨子，  
我帶領他出離故鄉一順從神的召喚，  
從迦勒底的吾珥，去到哈蘭，  
再挪移帳棚，到應許地迦南。  
本來一切都很好...  
我與撒拉老年無子，他跟着我們  
和睦同居，膝下承歡。  
不幸，時間一天天過去，增長了  
年齡，經驗，也增長了資產；  
我們各自的牧人們，爭爭吵吵，  
發出了怨言；  
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住得並不遠，  
他們看在眼裏，聽在耳中，  
我怎麼能原諒這種表現？

是我先提出了分開的建議：  
“羅得啊！怎不想我們本是兄弟？  
口裏說，我們是真神的兒女，  
對這世上的財物並不在意；  
我們有天是美好的永遠基業，  
何居乎，這短暫世界些微名利？”  
“叔父啊！話是這樣說，  
可是我實在嚥不下這口氣！  
你的牧人敢向我吹鬍子瞪眼，  
不尊重我是唯一繼承你的嫡系。”

我沉默了。  
莫怪事情鬧到這步田地。  
幾何時我給他繼承的指望，  
他竟想把大馬色人以利以謝排擠！  
彼此相處有實在的困難，  
把世俗思想的種子埋在心底。  
即使上法庭訴訟也是無效——  
當然不能，  
和平的解決最好是分離。

我的心在滴血，眼睛含着淚，  
難道在今天必須各奔東西？  
“全地都在你的面前，  
如何選取全在於你自己。  
你向左，我就向右；  
你向右，我就向左；分爭，絕不可以！”  
你不曾對我有一句話致歉，  
眼淚，自然沒有流一滴；  
如同父子般的多年情誼，  
羅得啊！你不曾表示半點珍惜。  
我當然不必說出口，  
但我的心，長久與你相繫。

有一天，天朗氣清，風柔雲淡，  
我又按時來到老地方，在橡樹下站。  
驀然，我的心激動，腿發軟，  
看東方遙遠的天際冒起黑煙。  
不幸的信息同日脚競跑一般，  
報信者一邊流淚，一邊流汗，  
一邊哽咽，一邊氣喘；

就在暮靄漸合，紅色的夕陽下山；  
牧人的帳棚裏已經衆口騰傳：  
幼發拉底河城邦的四王聯軍，  
侵伐約但河谷五城邦交戰；  
五王戰敗遭受了徹底的擄掠，  
入侵者獲勝利滿載而還——  
羅得也在被擄的行列當中，  
在鞭子下跣足蓬頭還戴着鎖鍊。  
得知消息後，如同丟崽子的母熊，  
作爲叔父我不能有片刻的平安；  
立即下令動員家中生養精練的家丁，  
三百十八人聯合鄰近友好的部族  
——一同奮勇追趕——  
循約但河谷北上忘記疲倦，  
日夜的急進，一直遠追到但；  
得勝的敵人渾然不覺有人尾隨，  
挾掠物緩緩，在歸家路上正志得意滿；  
卻不道追兵分三隊夜間從背後撲上  
安逸的敵軍猝不及防陷入危險；  
火光下不能分辨來者的虛實，  
震驚於山鳴谷應的吶喊。  
主與我們同在，使他們驚魂喪膽，  
各人只顧逃命奔回自己的家園。  
我救回了羅得察看 he 肢體無殘，  
但救了身體並不能使他心回意轉；  
所多瑪王從山林的角落悄然露臉，  
羅得忙不迭靠攏到他的身邊。  
一瞬間跟從的擁護者如蟻附臙，  
落敗的獨裁者迅速拾回他的威嚴——  
第一號御旨下達護駕有功的亞伯拉罕，  
自然的折下蘆葦當作令箭：  
“這次寡人與你聯合得勝仇敵，  
戰利品的分贓照規矩遵循國際規範；  
朕統治下的人民（包括羅得）仍帶回去，  
所有的物資賜給你獨佔；  
朕與你結成聯防同盟，  
再遇到兵兇戰危互相支援；  
至於你的帳棚牧野，  
可以和所多瑪和平共存，互不侵犯！”  
他，王者的金口玉言，  
如是我聞，沒有給我選擇的方便。  
我，上主的僕人，亞伯拉罕挺直脊梁回答：

“戰爭不在於我，勝利是上主恩典；  
有全能的上主作我堅固保障，  
我絕不奴顏卑膝向世人搖尾乞憐；  
食物和擄物歸聯合部族的他們拿去，  
你不必賞我富足—我不要你一針一線！”  
羅得連向叔父道謝都沒有，  
就離去跟在主人後面，  
仿佛是馴順的獵犬，狩獵歸旋。

## 二

“我沒有...”  
“你必有...說話的是我！”

我說：“承受我全業的，將是  
生在我家裏的奴隸以利以謝。”  
我說：“但願以實瑪利，在你的面前  
能夠長久健旺，活潑，存活！”

“你將要從你的妻子撒拉，生一個兒子，  
撒拉將因他賜福眾民，母儀多國；  
國度要從你而立，君王由你而出，  
他的後裔必將如天星海沙，極其繁多；  
你雖年已將百，撒拉生育機能也已斷絕，  
你不要說，我倆已經像枯樹不能結果；  
到明年這時候，撒拉必將產子，  
像老蚌生珠，歡喜快樂。  
記得：是主耶和華，從無變有的全能神，  
我如此說。”  
我相信。是神信實的話，安定在天的星，  
無可辯駁。

人看不可可能，神卻沒啥為難，  
一年後，生下了以撒，正如神的許諾—  
使帳棚洋溢着喜笑，跳躍歡樂...

神呼叫：“亞伯拉罕！”  
那時，我已年將一百二十歲年紀。  
我立即回應：“我在這裏！”  
他吩咐我：“帶着以撒，你的兒子，  
獨生的愛子，往摩利亞山地，  
那座山，我將指示；  
在那裏，把他獻上作燔祭！”  
耳朵向神開通，我與神同行偌長年日，  
那上面來的聲音我很熟悉。  
是神說的，無可懷疑。  
不過，多麼奇異的信息！

第二天，我清晨早起，  
叫僕人備上了驢作為坐騎；  
預備了作燔祭用的柴，同行有兩名僕役，  
路修遠而漫漫，有時間給我自己尋思：  
奉獻活人為祭給摩洛，既是神嚴厲禁止，  
那麼，我們這一行又有甚麼目的？  
信實的主在全地上施行公義，  
祂必然是完全的持守真理。

第三天到達了摩利亞地界，  
已經將到神指示的山，所餘路程不多；  
我留下僕人們在此等我們回來，  
我與所愛的以撒二人同行走上山坡；  
年老的脚步難免沉重遲緩，  
年輕的以撒卻日漸強健活潑；  
把燔祭所用的柴放在他的肩上，  
老父顫抖的手裏拿着刀與火。  
以撒天真的問，憑着他天然的知覺：  
“我們來獻祭，好像是還有欠缺；  
首要的祭物羊羔卻是在哪裏？  
雖所有應用的物件都已差不多。”  
我聽了這話，幾乎難以維持正常，  
表面上看來平靜，內心卻如同刀割；  
我仍然憑着信心重複常說的話：  
“在主的聖山必有預備—耶和華以勒！”

那裏的開闊地，恰好有塊巨大磐石，  
是自然的祭壇無須動鑿鑿工作；  
我把獻祭的柴擺好，儘求平整穩妥，  
然後，緩緩的就取用捆柴的繩索；  
現在，以撒終於明白了他是主角，  
順服的被綁縛，全沒有試圖逃避掙脫。  
躺臥在祭壇上，似是在欣賞藍天白雲，  
父子倆從容的輕問細說：“父親啊！  
神豈不是曾經應許要從我賜福萬民，  
你一刀斬下哪還有苗芽發生多國？”  
“祂既能賜你年老父母這神蹟兒子，  
就更不難使你由死裏復活！”  
“看這裏，山高風強，會吹得燒灰飛散，  
無法全收集，又將奈何？”  
“使無變有的神更不難重聚粉末；  
你堅持信心，且忍受這暫時的痛苦，  
全能的造物主使無形的原子組合。”  
“父啊！惟願永恆神的旨意成就，  
捨棄這短暫必死的自我。”  
像孩子時睡眠他閉上眼睛完全交託，  
我緩慢舉起手中的刀，將急速下落...

忽然，有聲音從天上呼叫：“亞伯拉罕！  
不可傷害這孩子！你不為自己留下最愛的，  
你敬畏的心已蒙喜悅。”  
我循聲望去，看見一隻公山羊，雙角  
扣在樹枝中間，是神為自己預備祭物，  
我更加堅定的信心跳躍洋溢歡樂。  
我記得：耶和華以勒—主預備，  
行在主旨意的光中，祂永不失錯！  
我父子二人同行，走下山去，  
輕鬆的脚步迴響着信心的新歌。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http://aboutbible.net)